

讲故事

9



JIANG GUSHI

紅色少年張高謙 · · · · 曾毓秋創作

紅領巾捉特務 · · · · 沈 郭改編

生日的禮物 · · · · · 因 之創作

第三顆手榴彈 · · · · · 宋捷文改編

南匯縣少年兒童講
故事活動遍地開花 · · · 喬 琦 寫

講故事

· 叢刊 ·
第 九 輯

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88號)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書號:文1193 開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張11/4 字數24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300,000

統一書號: R10024·3107 定價: 0.09元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共青团南汇县委在今年三月举办了全县的少年儿童革命故事会串。来自各公社(镇)的小故事员讲了七十八个故事，其中四十六个是各学校自己创作的。会上评选出二十四名优秀少年故事员，由团县委颁发了奖状和赠送了毛主席著作等书籍。通过这次活动，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，纷纷表示要把少年儿童故事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。

(乔琦文 金宝源摄)



红色少年张高谦

福建省福安县 曾毓秋



每个少先队员的颈上都围着一条红领巾。在福建省寿宁县优秀少先队员张高谦事迹展览会上，放着张高谦生前围过的那条红领巾。这条红领巾虽然洗过好多次了，却仍然很干净，就像一团鲜红的烈火。张高谦生前，可爱惜他的红领巾哩！每天晚上，他总要细心地折好，放在枕头下，要洗也总是自己动手，蹲(dūn)在小溪(xī)边轻轻地搓(cuō)，细细地洗，在清水里漂了又漂。人家问他：“干吗要洗这么久？”他就说：“辅导员说过的，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是烈士鲜血染成的，我们都要珍惜它。”张高谦珍惜红领巾，珍惜少先队员的荣誉，他平时严格要求自己，做什么事都像个真正的少先队员那样。一九六一年，他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，和阶级敌人英勇搏斗(bó-dòu)，光荣地牺牲了。现在把张高谦的故事

细细地讲给大家听。

张高谦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。他在党的抚育(fǔ-yù)下,从小爱憎分明,关心集体利益。十三岁那年,他看到生产队里劳力紧张,羊群缺少专人饲养(sī-yǎng),养得很瘦,心里很难过,就去找生产队长张明说:“队长,把集体的羊交给我养吧!”队长一听,当然喜欢罗,他知道张高谦平时就常常为集体办好事,是个勤快热心的少先队员,但他年纪小,又没有看羊的经验,是不是看得好呢?就说:“放羊是个苦事情呀!人家常说:‘放羊放羊,腿都跑长。’你……”张高谦眼睛睁得溜圆,大声说:“明仔(míng-zǎi)叔叔,有困难,我不怕!”张高谦的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。你知道,就在那一排大榕树边住着一位张老伯伯,他当年参加过革命活动,张高谦很尊敬他,常常帮他挑水砍柴,有时把自己种的新群蔬菜送给他,还要他讲革命故事。张老伯伯曾经对他说:“革命,就是要打垮困难。当年红军白天要打仗,晚上要行军,睡觉时连革鞋都不敢脱,天天吃野菜,可是大家坚持革命,到现在,不是全国都红了吗?”张高谦是要革命的,他把张老伯伯说的革命不怕困难的话牢牢记在心里。对队长一说,队长也感动了,同意把集体的羊交给他去养。可是他养了羊,学习怎么办呢?这个张高谦早就考虑好啦!他马上对队长说:“我可以半天读书,半天放羊嘛!过去有人在牛背上读书,我也可以把书带到山上去读。作业也保证做好,每天早点起晚点



睡就是了。”他又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和老师，他们见他决心很大，也都同意了。

张高谦接受了养羊的任务以后，就忙起来啦！他把羊栏冲洗得干干净净，给一只只羊洗了澡，还问妈妈要了把梳子，把羊毛梳得油光光的。他边梳边对羊说：“队里把你们交给我啦！你们别急，我一定把你们养得肥肥的！”

嗨，提起放羊，那可是个又有意思又困难的活儿呀！成天要跟着羊屁股跑东跑西，翻山越岭。那些羊又都是些调皮脚色，乱窜(cuàn)乱跑，你一不留神，它们就不知溜到哪儿去啦！有时候，大公羊忽然发了性，红着眼抵起角来，抵得难解难分，你如果去硬拉，它一角准会把你顶下坡去。队长

明仔叔叔对张高谦说过：“千万不能让羊吃队里的麦子，糟蹋队里的菜地。”可它们就是不听话。张高谦把嗓子喊哑了，它们还是不管。有一次，他气愤地捡起一块石头，想要对羊掷(zhì)过去，手臂都扬起了，眼看就要呼地一声打在羊身上了，可是他想了一下，又把手放了下来，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打不得！这是集体的羊，千万不能打伤了！”

叫又叫不听，打又打不得，那怎么办呢？张高谦很虚心，自己没办法，就去找老师，老师是哪个，就是和张高谦一起放羊的小伙伴张其头。他问其头：“其头哥，你看羊时间比我长，你说说，怎样才能使羊听话呢？”其头说：“那很简单，羊吃饱就听话了。”张高谦想了想，说：“对！”从这以后，张高谦清早就赶羊上山，不怕山高路远，总是把羊赶到青草最多最嫩的地方去，让羊大吃一顿，直到羊吃得肚子都圆鼓鼓的，像挂着一个个腰鼓，他才大声唱着歌赶着它们回村。张高谦还给羊取了好多好听的名字。那头乌油油的小母羊最逗人爱了，他叫它“乌妹”；那头麻黄的大公羊劲头最大，就叫它“麻牯”；有两头羊的角弯得很有趣，就叫它们“弯角”。天天叫，天天喊，又招呼得好，羊都听话了，叫它们向左就不会向右，叫它们上坡就不会下坡。但也有几头调皮脚色不大听招呼，张高谦就做了几个竹圈，把它们的嘴圈起来，走过麦地菜园，哈，它们想吃也张不了嘴啦！

有一天，张高谦从羊栏里回来，手舞足蹈，又跳又唱，像

戴上红领巾时那样高兴。张妈妈笑着说：“嫩仔（嫩仔是张高谦的小名），什么事啊？看你欢喜成这个样子！”张高谦说：“今天我摸了摸那头大母羊，它快要生小羊了！”他又要求说：“阿妈，我把它抱回来养吧，好不好？”张妈妈听了也欢喜，但是又笑着说：“把羊抱回来，那家里要弄得多么脏呀！”张高谦把胸膛一拍，说：“我一天打扫三回，保证一点也不脏！”他用番薯藤做成个小羊栏，下面还铺上了干干净净的草，把羊栏收拾得暖暖和和的。他想到羊妈妈快要生小羊了，应该给它吃好一点，就不管天寒地冻，半夜还爬起来给羊妈妈喂草。

小羊终于生下来了，还是双胞胎哩，一公一母，只比巴掌大一点点！张高谦把它们轻轻地抱起来，左看右看，看个不够。小妹妹换过来，悄悄问阿哥：“我只用两个指头摸摸羊行吗？”张高谦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！”他看看妹妹，又从袋里摸出两块糖给她：“这是我给你买的，只要你听话，爱集体的羊，我还给你买！”

小羊是生下来了，可是母羊没有奶，小羊两只小眼睛好像在望着张高谦哩！张高谦心里多难过呀！他请教了许多养羊有经验的人，人家告诉他一个催奶的方法。他也不花队里的钱，用自己采药、砍柴换来的钱，买了几个鸡蛋，又问阿妈要了几两红酒，给母羊煮了碗鸡蛋酒，那味道可真香啊！母羊吃了鸡蛋酒，奶水就多了。小羊吃了羊妈妈的奶，

一天就重了半斤。张高谦把小羊抱在怀里，看了又看，亲了又亲，心里真是说不出地高兴。

张高谦细心地照管羊群，羊一天天地长肥了，这时候，一场新的严重考验又出现在他面前。那一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四，天气很冷，还下着小雨，傍晚的时候，风吹得更紧了。张高谦照例赶着羊群回了村。他把羊一只只关进羊栏，又细细地检查每根羊栏栅(zhà)，看它牢不牢，要是松脱了，小羊跑出了栏，在山里迷了路，那怎么得了呢！他这么一检查，发现木栅栏有一个地方的确坏了，赶紧往家里跑。他一到家就东寻西找，拿起一把柴刀，找了根木棒，又急匆匆地往外走。张妈妈看见了就说：“嫩仔，你饭都不吃，要上哪里去呀？”张高谦说：“羊栏坏了，我去修一修。”张妈妈说：“吃了饭再去吧！”张高谦说：“这是队里的工作，比吃饭更要紧哪！”话还没说完，人已经跑远了。

从张高谦家到羊栏，要穿过好几条弯弯曲曲的小巷。天更暗了，下着雨，家家都在忙着吃晚饭，路上没有一个人影。张高谦快要走近羊栏时，忽然听到一阵羊叫，大吃一惊，心里想：这个时候，还有谁跑到这里来呢！他急忙奔进羊栏一看，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抱住一只小羊正要溜出来。张高谦一下就把那人认出来了：这不是木村的坏分子陈先凤吗！这家伙一贯破坏集体财产，偷过社里的番薯米，偷过社里的猪，曾被送到县里劳动教养过，回来后恶性不改，趁着天黑

风大，四处无人，又来偷集体的羊了。张高谦满腔怒火，一把拦住他的去路，大声质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同时马上扑上去，把陈先凤怀里的羊紧紧抱住不放。集体的羊都是张高谦心上的宝贝啊！

陈先凤见张高谦愤怒的眼睛盯着自己，倔强(jué·jiàng)地抱住羊不放，一时慌了手脚，便低声下气地哄(hǒng)张高谦说：“嫩仔，这羊是生产队的，又不是你的，你何必这么当真呢？”这个家伙只知道“我的、我的”，哪里懂得集体财产在一个少先队员的心里有多么神圣啊！张高谦回答得很坚决：“生产队的羊，是我们大家的，也是我的！”这话就像打了陈先凤一棒。但他还是不死心，甜言蜜语地说：“傻孩子，这羊总不是你家的。我杀了，分一半给你，这事谁都不晓得，有多好啊！”张高谦是个真正的少先队员，他的回答是响当当的：“这是生产队的羊，是集体的羊，连一根羊毛也不许你拔！”他捍卫的不是一只羊，是我们的集体利益！

这时，风吹得呼呼作响，四周没有一个人影，坏蛋陈先凤却吓得胆战心惊。他见哄骗不行，就用力把张高谦推倒在地上，夺过小羊就跑。张高谦倔强地跳起来，冲上去护卫着小羊。陈先凤把张高谦推开，张高谦又扑上去；陈先凤再推开，张高谦再扑上去……张高谦终于抢回小羊，紧紧抱在怀里。陈先凤这个坏蛋本来就仇视集体，仇视热爱集体的人，这时起了狠毒之心，一把抢过锋利的柴刀，凶狠狠地说：

“你要羊，还是要命？”不，他吓不倒真正的少先队员！张高谦坚强地站在坏蛋的刀锋下，抱着小羊，大声说：“你要怎么样？我不怕！不怕！不怕！”

这个万恶的坏家伙下毒手了！他对准张高谦的头上和手上疯狂地又劈又砍，接连劈了二十三刀，我们的张高谦终于倒下了……呵，不，他没有倒下！他的眼睛还是圆圆地睁着，愤怒地盯视着敌人，好像还要从地上跳起来向陈先凤扑去。那只集体的小羊，还紧紧地搂在他的怀里呢！坏分子陈先凤害怕了，这个卑鄙的刽子手不敢再看张高谦一眼，连忙慌慌张张地把柴刀塞到羊栏底下，就从羊栏边心惊胆战地逃跑了。从高高的车岭上，猛然刮起一阵强烈的山风，发

出轰轰的声响，好像张高谦在响亮地喊：“决不许坏蛋拔走一



根羊毛。”

张伯伯在家吃过晚饭，来找张高谦，找到羊栏，才发现张高谦倒在血泊里，那只小羊还在他的身边。张高谦被杀害的消息，像风一样传遍了全村。社员叔叔们顿时举起一片通明的松柴火把去捉拿杀人凶手。根据好多情况的分析，党支部书记带着民兵冲进了陈先风的家，发现这个坏蛋杀人的血衣还没有干，血鞋都还来不及换！愤怒的群众立刻逮捕了这个万恶的凶手。

这个故事说完了，最后还有几句话。我们的张高谦现在长眠在村旁长长的溪边的大韩山下，风在吹，水在流，他响亮的声音传遍了四方：“羊是集体的，决不许坏蛋拔走一根羊毛！”他的墓上刻了几个金字：优秀少先队员张高谦之墓。张高谦就是这样用生命保护了集体财产，用生命保卫了红领巾。他不愧是新中国优秀的红色少年。

吕歧亮插图

刘文学 贺宜著

这是一本写少年英雄刘文学一生的传记小说。

小砍刀的故事 勤耕著

这是一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一个盐民的儿子“小砍刀”参加革命后成长的故事。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红领巾捉特务

根据浙江温州专区戏剧团
集体创作的《红领巾》改编

沈 郭

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浙江东海边的一个山区里。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十四岁的小红和她十二岁的弟弟小龙一起，自动帮助生产队干活，上山去放牛。他们两个都是少先队员，在一个中队里。小红还是中队长哩！

他们让牛在山坡上吃草，拿起竹竿当枪，在山坪上劈哩扒啦就比起刺杀来了。只见竹竿飞舞，你闪我躲，杀声不绝，好不热闹。这一对姐弟的刺杀本领，虽然说不上过硬，但也有几分功夫了。原来他们的爸爸是民兵连长，名叫海旺，经常用毛主席的全民皆兵思想教育他们，要他们牢记阶级仇，提高警惕，保卫人民的江山，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。民兵天天出操练武，放哨打靶，把小红和小龙的眼睛都看红了，他们也不知请求过多少次要当民兵，可惜年纪太小，人都没有枪高，没有被批准。他们就天天学爸爸他们的样子，空下来

就练武。小红身边还挂着个海螺，活像个民兵样子。这时他们练得正起劲，突然听到山下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牛跑了！”小红和小龙一楞(lèng)：牛一向都好好吃草，今天怎么会跑了呢？！快追！小红一挥手，两个人汗也顾不得擦，就分头追牛去了。

小红在山上山下找了半天，看不见牛的影子，转眼间，又回到了刚才比刺杀的那个山坪上来，一看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三个穿解放军服装的人。一看见解放军叔叔，小红高兴极了。她想，解放军一定会帮助自己找牛的，便马上跑上前去问：“叔叔，你们看见我的牛吗？”一个矮个子歪戴着帽子，支支吾吾地搭讪(dǎ-shàn)着说：“哦！……牛……牛……”说着他拿起一条白毛巾不断擦脸。另外一个大胡子敞(chǎng)着领口，不耐烦地回答说：“什么牛呀马的？”小红告诉他：“我们一条大水牛跑了，你们能帮我找一下吗！”没想到那个大胡子恶狠狠地答了一句：“老子没有空！”小红有些纳闷：解放军叔叔的态度从来也不会这样凶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忽然有个人在她肩膀上一拍，她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瘦子，穿着军官服装，脸上堆满笑容，安慰小红：“小朋友，你不要见怪。虽然我们有任务，但是为民众出力，替民众效劳，本是我们的神圣天职嘛！周德海，蒋一彪(biāo)！”矮个子和胡子应了一声：“有！”“快下山找牛去。还等什么！”“是！”两个人就定了。

小红对瘦子的话，开头感到很奇怪，有些话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，可是一看他叫人去找牛，又高兴得不得了，心里想：我就知道，解放军叔叔一定会帮助我找牛的。她正想跟他们一起去找牛，再一想：不对呀，这一带边防哨所的解放军叔叔，自己都见过，为什么这几个人很陌生(mò-shēng)?她瘦问道：“你们是边防哨所的吗?”瘦子很认真地回答说：“对！我们是二六四九部队的。哟，你们这里也有边防哨所?”小红高兴地说：“边防哨所的叔叔可真好呢，教我们唱歌，帮我们割稻，还指导我们民兵练武!”说到这里，只见那瘦子一惊：“怎么，你们这里也有民兵?”小红自豪地回答：“当然罗！我们早就组织民兵了。老师经常对我们说，为了巩固边防，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，我们少先队员也要捉特务！”那瘦子一听小红这句话，不由得退后一步，吃惊地问小红：“哦，你也要捉特务?……”又向前一步，装得很亲热的样子，拉一拉小红的红领巾说：“对！对！……是要提高警惕嘛！看你还戴上这条红领带！”“什么？红领带?！是红领巾嘛，解放军叔叔连这个都不晓得！”

他们正好说到这里，一声“报告”，那两个找牛的人回来了，说牛找不到。小红急得直跺脚，拉着瘦子要再去找，那个大胡子却说：“找不到就算了！”什么？算了!？说得真轻松。牛是集体的财产，生产的工具啊！小红正想争辩，那瘦子却抢先批评了大胡子说：“牛是人家种田人的命根子。他

们一家子丢了一头牛还了得？”小红觉得这话说得又不对呀，便说：“不，这不是我们家的牛，是生产队的！怎么，你们连这个都不晓得？”瘦子更加惊慌和不自在，挥了挥手，赶紧说：“小朋友，再见！再见！”他们三个人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小红原先把心思都集中到找牛上，这时想想他们说的话，看看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，仔细一想，觉得越来越不对头了。为什么他们歪戴着帽子，衣服穿得不端正？为什么那个大胡子的态度这样凶狠？为什么解放军会不认得红领巾？为什么听到民兵就吃惊？为什么连耕牛属于集体的都不知道？哼，看这些人鬼头鬼脑的样子，根本不像解放军。小红听边防哨所一位王叔叔讲过，特务是会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来欺骗我们的，在广东偷渡登陆的美蒋特务，有的就假扮成解放军！难道真是特务登陆进山来了？想到这里，小红的心忐忑(tǎn-tè)地跳个不停，乌溜溜的眼珠直转，心想：决不能让这些豺狼逃跑，得赶快去报告民兵叔叔！可是趁着她去报告，特务跑远了可怎么办？嗯，还是找小龙。

小红正要找小龙，小龙自己来了。他一听说有特务，拔腿就要跑：“我去捉特务！”小红一把拉住他：“不，你马上回村去报告，我去盯住那些特务！”小龙听了怎么也不肯，一定要跟姐姐一道去。小红想，没有人回村报告是不行的，让小龙去盯特务，自己回村报告吗？不行，小友人太小了，万一发生危险，完不成任务呀。她就严肃地问小龙：“小龙！你

是不是少先队员？”小龙说：“是呀！”“少先队员要不要遵守组织纪律？”小龙马上回答：“要！”“那我命令你马上回村报告。”小龙看看组姐，一个立正，大声答道：“是！”因为小红不仅是他组姐，还是中队长，小龙怎么能不听她的话呢，于是服从命令，马上下山去了。小红一个人就勇敢地去追那三个人。

那三个人究竟是谁呢？小红分析得一点也不错，他们根本不是解放军，而是偷渡登陆的美蒋特务。昨天半夜，他们趁着月黑风高，从公海里乘着橡皮艇向大陆偷渡过来。在台湾的时候，美国顾问给他们打气说：“大陆民兵不过是一堆肉，没有什么可怕！”这几个坏蛋想，只要到了大陆，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起什么“游击走廊”，迎接美国人和蒋介石回来，自己就可以升官发财，骑在人民头上了。哪晓得他们在云崖冈(yún-yá-gāng)附近一登陆，就被民兵打得落花流水，五个人被活捉，三个人送了命。刚才那个穿军官服的瘦子，是“支队司令”王露(xīào)，他一上岸看势头不对，就撤(piē)下其余的特务，带着“行动组长”大胡子蒋一彪和“领航员”矮个子周德海暗中溜了。他们跌跌冲冲地跑了二十里山路，正想在山坏上喘口气，忽然听到上而喊“杀呀”“杀呀”，一下子吓得丢了魂，等到弄清楚是小孩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瘦子吩咐矮个子把牛赶跑，想调虎离山，让小红姐弟去追牛，自己好寻路下海逃命。哪晓得偷鸡不着蚀(shí)把米，